

平湖古桥赋

□ 刘宗德

平湖者，山岭拱卫、滨海明珠之水乡也。地处浙北，北邻上海。登山西眺，天风海涛，奔腾万马，溅浪涌潮。回首纵观，港汊妖娆，一马平川，波光浩渺。先民因地制宜，因势选址，遇津设渡，逢水架桥。桥利交通，征夫推车童牧唱，农夫割稻运秋收。桥增喜庆，村民嫁娶抬花轿，村姑七夕笑牵牛。桥迎来往，明乡贤邀王学名儒，清故里迎廉史归舟。

古桥形貌参差，各领风骚。曲虹饮水，拱背抱月，拱桥也；长虹卧波，条石横江，梁桥也。石匠之智慧，运千年之经验，厚积薄发，巧夺天工，坚实厚重，势若蛟龙。

石拱桥者，据险扼要，萃美聚雅。若迎恩桥，迎东来之柘水，钟西关之淑

美。雕花雨石，含珠龙首。马厰桥扼三县交通，立五坊门户。溯齐景之南征，忆吕史之上古。梁桥者，常据村落之间，街衢之中，条石横江，三洞畅通。若清溪桥，横跨独山塘。梁承明人足印，肩扛两岸原田。山塘，联结浙沪之通道也。古桥连南北，承载数纪客驰骋；一水映秋月，弥浓两岸葭葦亲。

古桥乃历史之见证。马厰桥联云：“万狩渡景公庙貌至今称马厰。”则平湖文脉，远可溯公元前。迎恩桥联云：“潮来柘水一声舳唱冠鳌峰。”则吕前朝科举热潮再现矣。

古桥深融邑人日常。米麦蔬果，茶肆旗亭，行商走贩，桥头经营。轻罗小扇，画舫轻舟，踏青访梅，上下桥头。下桥趋殿，梵乐悠扬，村妇老妪，礼佛进

香。吉日良辰，桥边小楼，一方绣帕，意合情投。桥与商贸、旅游、宗教、婚姻皆相关者也。

古桥乃景观之魂，如画龙在壁，点睛能飞。邑古诗云：“纪公桥下长菰蒲，临水人家入画图”；“山塘桥下水东流，江枫渔火几度秋”；“三元桥畔立多时，虹影波光并映眉”；“石溪桥边树青青，水满横塘月满汀”。可证桥助景秀，景藉桥著也。

平湖古桥之状貌，参差玲珑。横通衢闹市者，沐风栉雨，奇巧轻盈；跨江卧湖者，虎踞龙盘，戴月披星；横沟越溪者，芦苇簇拥，绿意峥嵘；通隘飞渡者，势如猛将，龙翥凤翔。

平湖古桥之纹饰，丰富多彩，气象万千。或狮首龙吻，气宇轩昂；或莲瓣

祥云，禅意微茫；或历史典故，意味悠长；或生活风情，稻熟麦香。

桥之联语，横叙环境，纵目远方。竖议今古，感慨沧桑。洋溢诗情画意，抒发聚欢逝伤。记录英雄气概，感谢乡贤大方。描述事件进程，表彰邑吏担当。祝饘年岁丰收，祈求积谷备荒。妙语隽言，精彩纷呈，羽扇纶音，金声玉振。

古桥俨然，文脉绵延。长留天地，装点美丽乡村焉。

相关注释：

“明乡贤”句：明嘉靖年间，邑人沈懋孝诚邀王阳明弟子罗洪先等六人来平讲学。“清故里”句：清嘉定县吏陆陇其因耿直遭上司猜忌削职，归故里平湖新埭，舟空无余物，只布机、书籍而已。

一帘青绿

□ 紫 藤

那一日，错过了与诗友们一起去金稼园的采风，见到群里发来的视频、照片，被惊艳了，那紫色的花海，一路的行程，在诗友的诗作里徐徐展示，那样的清新唯美。

与朱老师择日相约，金稼园一游。其实，南市的郊外，即可到达，路程不远。

时近正午，入园后，先去用餐。金稼园大酒店内部环境山石绿植林立，草木清芬，环境清幽。这样的环境，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，是正合心意。用餐之时，如置身于庭院花木之间，呼吸顺畅，兼之美食诸多可选，极其诗情画意。

点了一份虾仁千张包、一份蛤蜊炖蛋，两只五花肉粽。果然美味，便又多买了两只五花肉粽，打包带着。

途经小木桥，那曾经的荒郊野外、运河沿岸，花木繁盛。有人端坐于河边垂钓，时间于他，似乎是静止的，泛着粼粼波光的水面，偶尔有鱼跃出水面。

河岸边，野花闲草，一丛丛青翠的芦苇在微风里轻轻摇曳，似是细诉往日时光，岁月深处飘过的记忆。

那个年代，农村贫穷落后。那时的河浜里，船只往来众多，捕鱼船，客船，运输船，还有一种敞篷船，一家老小都住在船上的船上人家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水上人家，在河流漂泊，以捕鱼、“趟螺蛳”为生。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解放前从异乡逃难过来的，没有土地，无以为家。唯一的生存方式，就是靠水吃饭。七十年代初期，当地成立渔业合作社，把这些漂泊异乡的外地人集中建起一排排青砖瓦房，算是有了栖息地。有组织有分工，统一安排时间外出捕鱼，称为“渔村”。渔村在运河沿岸较多。记得这个地方以前就有渔村。说起渔村，如今渔村的村民全都搬迁至城郊的居民小区，就说三北村的渔村吧，最为让人羡慕，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水上人家生涯，家家户户拥有洋楼深院，庭前花树。

正值初夏，正是青绿之时。紫色花海，轻盈散落的花瓣，清风在耳边低语。这一刻，我痴痴地望着，从心底萌出字句，似是散落的诗集。

儿时，跟随外祖母、母亲采摘过芦苇叶。那些曾经有过的日子，遥远的往事，不曾忘记，深植于心底的情愫，是那么温暖深情。

那年，也是初夏。端午节前夕，外祖母、母亲，寻着河岸边的芦苇叶，挑选着宽度大小差不多的，折取了一些。放在竹篮子里，闻见芦苇叶的清香，已是心花开了。

新鲜的芦苇叶碧绿鲜嫩，放水里清洗干净，再放沸水里煮一下，取出晾干待用。童年的记忆里，外祖母时常会裹一大盆的五花肉粽，青青的芦苇叶，散发着清香，包裹起酱油拌匀的糯米、五花肉，用稻草、柴柴纤维缠绕系结实，随后用土灶大铁锅煮一大锅粽子。

一屋子的孩童们欢天喜地，围着锅灶转。待到有着芦苇叶清香的粽子出锅，馋得我们早已迫不及待了，剥去粽叶，入口即化的五花肉，混合着芦苇叶、糯米清香，那样的美味，至今记忆犹存。

时光远去，外祖母的音容笑貌已经模糊，往事随风已成野河岸边的枯藤老树。人生值得珍惜，人的一生，只是茫茫宇宙里的一粒微尘。

世间所有的生命，都是奇迹，宇宙浩瀚无垠，只有一个地球。

思绪回到眼前，马儿、驴子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我们，它们咀嚼着嫩绿的青草，神情悠闲。

羊群里，两只小羊正在斗角玩耍。看到我们走近，立刻停了下来，聚到栅栏边，向我们讨食。朱老师从地上捡起蚕豆秸秆，递进去，羊儿便争先恐后挤过来，衔接起蚕豆秸秆，嚼食起来。

每一处，都是景致。

园内的西瓜棚里，几位农妇正在忙着将西瓜藤往上牵引，用绳子固定，再以一个个网袋挂住西瓜，称之“吊棚西瓜”，这样的西瓜口感品质更好。

番茄大棚、西瓜大棚、绿植大棚，见着这些，心动的感觉，轮番袭来。寻思着，赶紧趁这机会，采摘一些，买些回去，不虑此行。

绕道走过瓜棚，是一处艾草园。

“这么多艾草！这艾草头可以做青汁的，青汁圆团，青汁米糕……”朱老师欣喜地说道：“这里的艾草这么高了，端午节用来挂门上的，就是这个……”

说起端午节，江浙沪地区，除了制作香袋，吃粽子，还有端午节家家户户门上挂新鲜艾草、菖蒲的习俗，意寓避邪。

“这里这么多车前草，这个是好东西，可以采挖一些，洗干净煮汤喝，清热解暑……”朱老师年长，她比我母亲年纪略小，懂得多，好几种野菜的名字，如数家珍。朱老师穿着十分年轻时尚，经常跳舞健身，并且她还还是个手工艺人，心性率真，待人真诚，不世故，喜欢旅游，有一颗年轻文艺的心。我和她成了忘年之交，经常相约近郊，或者乍浦等地采风游玩。

在手作基地，见到两排青石磨，对如今的学生们来说，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实践活动，亲手感觉一下石磨磨粉的过程，来得实在。记得儿时，家里有个石磨，每逢过年，或是平时有亲戚来，便会磨些米粉，制作糕点、圆团。我喜欢吃青汁米糕，母亲在不同季节，使用各种植物，春天艾草、初夏灰灰菜、秋天菠菜、冬天青菜，做出清香美味的青汁米糕。现在网上也可以买到青石磨，可重拾往日情怀。

纸上光阴，迅景如梭。不再是旧日贫穷落后的村落，数千里天地，已焕发新颜，满帘绿烟之间的美丽乡村，足可花溪吟赋。

以清风般温柔的样子，尘陌飘零。将旧日心情舒展于田野阡陌，金稼园，让你漂泊于红尘疲惫的心有了归属，回望岁月深处。你可以，落坐于翠荫繁华之间，细斟慢酌，读一帘青绿，饮一杯花茶。任心情如花香一样芬芳蔓延……

精灵

□ 李 金

抱着一册《我的妈妈是精灵》走出教师办公室，我打算去阅读平台读它。午后的校园静悄悄的，空气里有淡淡的栀子花香。忍不住深吸一口，我定势的思维里栀子花开和毕业季等同，于是这一口花香让我仿佛嗅到了氤氲的离别味道。

孩子们都在教室上课，半封闭的阅读平台上有书架，有桌椅，还有适合读书的氛围，我很喜欢它。路过六年级三班教室的时候，里面正在上道德与法治课，第二组最后一桌上没有人。

我的小皮鞋踏上阅读平台提高十公分的地板时，发出一声不重但也不足以忽视的声音，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看自己的书了。哦，他也在这里。

我在平台的西北角坐下开始读《我的妈妈是精灵》。环境舒适，故事有趣，我读得很快。读到精灵妈妈还是要离开的时候，配合着空气里栀子花香的离别氛围，我忍不住哭哭了。

他又抬起头来看我。我有些尴尬，为人师的包袱不允许我在学生面前流眼泪，可是离别的情节在脑子里转，栀子花的香味在鼻尖萦绕，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情绪。他不说话也不过来，就是看着我。

“你要看看这本书吗？”我问他。他从我手里接过书又坐了回去，开始翻看。

男孩有些特别，他每天来上学，但不参与课堂，他极爱看书，每一堂本该端坐教室的课他都游荡于校园，搜罗各式各样的书来看。有过一年的时间，我是他的班主任老师，可是他从不搭理我。我在教室上课，他在校园里漫游，我们没什么交集。升了六年级后他就不在我班里了，我空课的时候在阅读平台读书倒是经常遇到他，有时候点点头，有时候还交流几句，我好像重新认识了他，可能他也觉得重新认识了我吧。

“我妈妈也是一个精灵。”他合上书郑重跟我说，我点了点头。那一年作为他的班主任，我对他倾注了很多心血——就像对待一个特殊学生一

样，我尽可能了解掌握他的信息。时常不能自控的他出生后，父亲抛妻弃子，卷了家当一走了之。我也觉得他的妈妈是精灵，她会在六一节组织家委会准备好庆祝活动，她会在期末给学校送来一叠新书，她会在朋友圈分享她和儿子的快乐周末……她和书中的那个精灵妈妈一样温柔善良，热爱生活。

“和我儿子一样，不爱看书。”我指着书中那个也不爱读书的主人公说。他眼睛亮了一下：“你告诉他妈妈喜欢书。”我听懂了，并且有些羡慕他的妈妈，孩子该有多爱她，才会因为妈妈喜欢书，所以他就花自己所有的时间来读书。“你告诉他后，弟弟一定会喜欢看的。”他似乎很担心弟弟不爱看书这件事，我摸了摸他的头，说谢谢。其实弟弟还太小，小到我告诉他妈妈喜欢书，他也不懂妈妈在说什么。

下班回家接住扑到怀里的儿子，我抱着他站在我的几排书架面前，我说弟弟你看，妈妈好喜欢书。这是妈妈小时候看的书，这是妈妈高中时候最喜欢的书，这是妈妈大学时候最喜欢的……这是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妈妈每天躺在阳台上看的书。儿子从我怀里探出身去，抓住了那一排书，一声接一声说：“妈妈，书。妈妈，书。”我拿下那些书给他挑，他一会儿翻翻《耗子大爷起晚了》，一会儿又指着《草房子》咿咿啊啊……他拿着《土狗老黑闯祸了》怎么也不肯松手，复读机似的：“妈妈，书。妈妈，书。”我干脆坐到地上和他一个高度，帮他翻书为他读起来。

我想找个机会告诉男孩，用你的方法弟弟真的看书了，不过我后来没有在阅读平台再遇到他。今天是他们的毕业典礼，结束后他特意来找我，郑重送给我一本书——《我的妈妈是精灵2》。

为人师的包袱不允许我流眼泪，可是栀子花的香味又在鼻尖萦绕，以后他再也不会在一个又一个静谧的午后陪伴我读书了吧。我下意识摸着书名这几个字，突然福至心灵，也许他也是个精灵吧。



无尘 陆佳作

老街·毛家阿婆·我

□ 黄军华

新埭老街于我是少女时代的老街，是那个与河边的二层小木楼相关的老街，是那个转角可以遇到英俊少年的老街，是那有着悠长的石板路、古老的石拱桥的老街。

1984 年 1986 年，因为父亲是老街小学校长的缘故，学校给配了一个二层小木楼的宿舍，我就有了几年住在老街的记忆。街道狭长，东西总长约三公里，小学在街的西头，靠河的南侧，我住的木头小楼在一排木头楼房的中央，西边是父亲的同事，一家四口，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子，东边是一个独居的老太太，有个儿子在外地工作，老太太姓毛，据说脾气不太好，大家都叫她“毛家阿婆”。

记忆中的毛家阿婆似乎八十多岁了，驼着背，偶尔拄着拐杖，和人讲话时瞪着一双耷拉着厚重黑眼圈的眼睛，头随着说话的节奏一摇一摆，仿佛是中风的后遗症，每次讲话时都没有笑容，讲完话还会再摇两下头，呃两下已经没有

多少牙齿的嘴，然后就用她的大眼睛看着我，等着我的回应。刚开始和她说话时，我都不敢看她，因为感觉那眼睛像要吃人。时间长了，才知道她在等我回答。

那时候的我正在上初中，父母白天在小学上班，晚上便和弟弟一起回乡下居住，唯独我一个人住在小木楼里。那时的人家很少有自动冲水的卫生间，每天早上大家都要早早地把马桶放在门口，会有人来收粪水，然后需要自己把马桶拿到河边刷干净，再放在门口晒干。可是小小的我因为要急着去学校上早自习，常常等不到收粪水的来，自然也顾不上清洗马桶，只能等到晚自习后回家再清洗，然后拎着湿漉漉的马桶回家。

有一次回家，发现马桶不见了。正在疑惑时，隔壁的木门“咿呀”打开，毛家阿婆探出头来，用她的大眼睛瞪着我，用没几颗牙的瘪嘴说：“你回来啦！是不是在找马桶？”我点点头，她颤颤巍巍

地走了进去，然后拎着我的马桶出来，说：“喏，我给你刷好，晒干了，你以后不要忘记刷马桶，臭死了。”还没等我回复，门“吱呀”又关上了。这之后，只要是我没刷马桶，她就会帮我收起来，似乎成了一种习惯，和我的对话也渐渐多了几句。有一次她问我：“你怎么总是这么晚回家？”我告诉她我要上晚自习，她似乎很赞许我的好学习地点点头，这次没有瞪着我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吃晚餐，她居然拄着拐杖走了进来，看我在吃什么，也不说话，看了几秒钟，又嘟囔了几句出去了。

我对她一直是有一些恐惧的，所以很少主动和她搭话。和她的见面基本是在晚上，偶尔早上拿马桶出去时会看到她也正好拎着马桶出来，就朝她点点头，她似乎有些不习惯我的示好，但表情已经不再那么严肃了。有一次星期天，我不用上学，也没有回乡下，大白天的看到毛家阿婆在门口，向我招手，我第一次走进了她的家，她家以前居然是

个小杂货铺，还卖一些小东西，因为我看到了她的门面是店铺的那种木头插片，里面还保留着开店铺的一些东西。毛家阿婆示意我坐下，我已经不记得和她说了些啥，只记得那一次她难得笑了一下，后来看见她的儿子回来了，我就回家了。

过了段时间，我的马桶没人帮我收了，才知道阿婆的儿子把她接走了，似乎说她身体不太好。我也没什么失落，只有在用马桶时会想起她。我几乎没有问过起过她，父母也从不说起这个人，虽然我们是紧挨着门的邻居。

前几年，回到老街时，特意找我住过的那排木楼，才发现全没有了，连木楼旁的百年石拱桥也被拆了。我站在河对岸，仿佛还看见那个拎着马桶去河边刷洗的小姑娘。还有那个颤颤巍巍的毛家阿婆。

岁月真的像沙漏，倒过来倒过去都是一辈子，沙漏流过的地方没有痕迹，只是证明它曾经流过。